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三目錄

陸時中 歸安人

論士氣

與張別駕書 張女歸安人字于烏程嚴未嫁而守節

書北山移文後

書陶彭澤閑情賦後

鯁喻

施侃 歸安人

送嚴溪亭先生考績序 溪亭名鳳歸安人

祝允明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三目錄終

烏程董斯張遐周纂
閔元衢康侯參閱
韓千秋聖開增定

贈少參棟塘陳君序

呂柟

棟塘子陳氏忠甫以南儀制郎中陟湖廣少參戒行有日涇野子餞之鷲峯東所酬爵旣行棟塘子曰昔者夫子之論大禹也止以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定聖人焉恐此三者不足以盡聖人之精微涇野子曰此正其精者耳仲尼至聖也於此三者再言其無間然而吾子乃

猶以爲不足乎夫後世學者多騖心高遠與論新奇或
遺落事爲餖浮五典衣度齊絖田連阡陌屋巨里閭不
知其過也修然猶以爲得道者有之吾子蓋嘗鄙之矣
乃又有是言何也其以吾子嘗從事於菲食惡衣而謂
爲不但如是邪曰近有應仁卿者嘗論精一執中其言
頗妙契於予之心有感焉曰精一執中固在於飲食衣
服宮室之間耳若是則何以謂之人心道心也曰夫人
豈有二心哉心方之乎形氣其道即寡矣私而有害不
亦危乎心方之乎道義其人即寡矣隱而難見不亦微

乎故人心雖危其實可制而不可無道心既微其宏可著而不可昧故飲食衣服宮室者心之人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者心之道此之謂惟精乎此之謂惟一乎此之謂允執其中乎當舜之時與文許由之徒有見于道心也遂至捐飲食衣服宮室而去之堯舜禹曰世豈有不服食者之道哉此賢智者之過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饕餮窮奇之徒有見於人心也遂至貪飲食衣服而亡之堯舜禹曰世豈有喪禮義者之人哉此愚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由是言之精

一執中皆自飲食衣服宮室而作矣後世學者或既爲巢許之論而又兼行饕餮窮奇之事宜中庸之道三代以後民鮮能乎楝塘子曰吾子之發精一執中覩仁卿又少白乎楝塘子天性孝友博學能文章見善而能好見惡而遠絕歷仕禮兵刑工四曹皆以清謹明公見稱蓋有志于學聖人之徒也惟恐執乎中者或少偏焉於其別也直述所問論荅之語以識之後將以贍斯道之有傳也少參之政不足爲楝塘子語矣楝塘子名良謨浙之安吉人

陳思古集序　　呂柟

陳將軍思古汝玉安吉荊溪鄉人也少有將畧讀書便領大義以爲丈夫當雄萬人何似書生耶年十七襲父爵懐遠將軍統衛事至弘治十八年用尚書劉公薦陞署都指揮總揚州漕運撥剔冗濫歲省米五千餘石正德間追捕劉寇斬首數千級又攻破孝豐湯城俱有功陞實授用撫都御史薦拜參將宸濠之變領兵駐下江節制鎮常蘇松儀真軍歲省米萬五千餘石事平賜銀牌金花朱衣嘉靖五年　天子廉得其狀拜南京坐營

至則人不知持兵將軍曰兒戲也坐食國家而緩急無用何豢豕之異乃比什伍簡卒不能兵者去之六年攺坐圖營旋復拜參將理通會閘河成歲運百九十餘萬石省車脚費三十餘萬金十年 天子益知其能拜南京後府署都督僉事兼理操江節制安慶九江下至鎮江諸軍事兵數十萬衆戰舡十萬艘署府事如故 天子曰爾往來視江上下無安坐都城將軍拜命滋懼曰嗟臣無功而屢受上賞惟當瀝竭盡瘁報國家爾涇野子聞之曰夫古謂師旅皆道也其信然哉夫思古承祖

戈之業起一旅三十年而至上將握金印橫紫綬於腰呼吸百萬可謂至富貴權寵矣然節財愛士吶吶如不出口羞稱功伐至以盛滿爲憂豈所謂居寵思危不溺于富貴者乎雖古名將有不可企而及之者是宜傳其集以示四方

跋管仲姬墨竹趙子昂小簡　　呂柟

往嘗見管仲姬入宮爲元皇后寫竹幾七八十種清神幽思隨處發見曲盡變態幻若化工後有跋語亦管自作辭染俱妙其遒勁處如寫竹然葢子昂所不能及也

今丘氏藏竹將無類乎君子昂之書獲覽亦廣然多嫵媚態蓋嘗評其劣于管之竹也此數箇却有自在意當是老年後所作夫子昂宋宗室也仕元以書翰重於其君而其內子之冊亦爲元后所珍嘉如此則古之所謂刑于寡妻者亦似若人乎

浩齋之什叙

呂柟

浩齋者歸安陸先生之別號刑部主事元靜之翁也先生名璪字一翔性明毅不側容莊而行詳嘗刲股以愈親危疾又嘗曰吾寧死不能爲欺心事若損人益巳降

志以于榮則所深恥故自號浩齋取孟子養氣之義著其志也元靜一日謂予曰澄父雖不蓮經課史然踐履多符古昔而又敬賢樂施家遭回祿燬積千萬而父心不動往年以澄仕獲封刑部主事貌亦自若澄自謂父有集義之功今且七十有五矍鑠不老澄母袁於澄兄弟中最愛澄幼視之謹長教之篤病憂之切饑寒體之悉澄以爲令天下嫡毋之待庶子者不能過澄毋也往年封安人其徒亦如澄父澄以病得告歸見吾父毋諸友皆謂澄有榮壽雙慶之喜然則予何以教我也曰嗟

乎元靜子非江東修道之士耶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能明且行焉浩齋先生所取於養氣者固其大也自孟氏後劉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故孟氏之學鮮矣今元靜師事陽明王子陽明王子講周程之學而求明且行乎孟氏之道元靜固其高弟子也而家庭之身訓又若此斯歸也日侍父師潛心斯義既不可疑亦不可懼自躬而家措之鄉黨徐以理其國則元靜之所以榮其親者

不啻主事安人而壽其親者不啻八九十百歲也於是井泉子爲浩齋記侍讀安陽崔子仲凫爲之文侍講崇邑稷子伯潛四十人爲浩齋賦若詩

自知堂集叙

楊慎

詩作之難言之其不易乎天下之言詩者則李杜而已矣李之言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杜之言曰欲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慎謫而疑之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莫敢不服然謂之貞尊天子則不可挾風雅屈宋以令建安齊

梁則■矣謂之眞尊風雅屈宋則不可挾之爲病也大
矣甲之無甚高論可乎觀李之作則揚阮左之洪波覽
江鮑而動色固建安之影響也觀杜之作則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靡麗實齊梁之後塵也前哲欺予哉是
有說矣學乎其上而中僅得論道則嚴而取必恕以是
登聯而效李杜其庶幾歟斯小子窺管之半豹願以質
于大方迎刃之全牛德淸白石蔡公以詩帙見示契余
衷矣披閱之餘摛掞有合其武夷荊州藥室之古調玉
陽洞牛首山春江詞之格詩沂上之瑟鏗以希泗濱之

磬清以越取材于選則夕秀啟而朝華披放法乎唐則

蘇州親而襲暘遡闕錦盈尺[illegible]驚天馬可知嘗鼎一臠

尾鯉歷猩[illegible]余疑前哲之欺余又敢爲[illegible]詞以欺知

音乎故特批評其所契叢攟合者凡若干首薛君釆昔

語余曰近日作者摹擬大過蹈襲亦多致有掀洗少陵

生造子美之譏求近性情無若古調耳安石公亦云唐

之名家自立機軸譬猶群花各有丰韵或剪綵以像生

或繪畫而傍影終非眞也余嘗以二子之言爲確論以

近日掞藻覩正德中又一變矣二敝其免乎白石於下

走也往在靜居擲金聲于寶地今茲錐邑飛仙翰於瑱音嘿然已傳言下即了矣輙以遵心叩茲蘭響公有覺無我者也其以為孟浪之言乎將無以為妙道之論乎

跋劉南坦峴山圖　楊慎

蘭亭群賢少長咸集竹溪六逸賓旅無忘昌若香山詩壇月泉吟社釋九愁而遣五噫具四美而并二難地則杭稻交疇里實桑榆蔭道春遊秋豫潮往汐來山堂仍龔峴首叔子之名畫圖兼摹天目王孫之舊緬懷古昔繼在今斯慎猿鳥為儔魑魅是禦臨文景仰問訊踟躕

高步九州徒有子建淩雲之想神交千里懸無長房縮地之能狼跋其胡寉脛長引矣

答劉南坦司空書　　楊慎

奉别以來星紀再易閏餘八更遡瞻宮墻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飈而引領向東晷而搖心顧空谷隔于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壘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追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榆求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甽問舍昆池烟霞爲朝夕之賓林泉

作羈棲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雄著之編非所傳于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論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下未之秋遊華亭寺石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覩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晴與鄙作同韵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韵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別楮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沂有友五人焉葵丘王欽佩安仁劉元瑞吳郡顧華玉三人者家于建業者也南海黃子和維揚朱升之則仕宦而至焉諸君子先後登甲科歷官郎署學以志行仕以事著會以文翰友以德業雖會不能偕燕罔不一旅歲升之守延平明年華玉守開封元瑞守西安今年子和守湖州不三年而出守者四沂與欽佩念離合之無期感友道之落莫燕子和于青溪之上賦詩為別沂復竊有喜焉夫四人者古之所謂良二千石也初元瑞守紹興五旬而罷官紹興之民挐舟而泣凡百餘里既生

祠以俎豆頌其功于石又悉政事具在方冊西安之治猶吾紹興也升之以文行化俗乃觀察陝右以育俊又華玉當師旅饑饉之閒安民禦寇郡有茂績子和之志行不後于三君其事功必不于三君爲劣夫觚者易頹而天下趨于圜寛者易靡而天下趨于嚴直者易罪而天下趨于巧諸君子有道焉不能以轉移有制焉不能以遷就有情焉不能以矯拂修之于儒用之于吏輔之于友皆是物也故在内修其職在外立其政文以潤身而去其凡近道以飭行而消其邪僻是以事能同功而

治能同效矣予和之行友道之光也離合奚念哉欽佩聞之喜乃更引觴相樂與之醉而別焉

與唐一菴書　　陳良謨

前日凌藻泉閔櫻園二君子過至揭帖名宦止有都憲廣漢張公太守松石劉公而無萬石梁故疑而請教于門下及奉來教益疑焉風化所關郡國大事公一郡之望也而顧曰不知何耶乃檢府誌偏考之則見名宦傳中有石梁公注曰刻廉操切政尚嚴明而名宦祠中止張與劉前後不倫因而思之當時修誌者西林張公秉

筆者浦南金氏公寔不與聞也於是竊嘆凡守令有志于傳信不宜任情好惡以付託匪人而善人之列名於載籍其遇不遇固如此

與范明山書　　　　陳良謨

昨見執事建議將棗州田地蕩均作一則稟白州主從之將申詳施行據愚意殆不可無論國家定制只是於民情不通何也蓋竹地桑地菓地順零星于大人家大魚池其收花息得利多固可矣如沙灘浮地又如山脚陂陀無竹無柴不可爲山開墾不得不可爲田只有制

棘叢莽只得丈量作地如衆家水塘半乾半濕時深時淺養不得魚種不得菱藕亦丈量作蕩又如巖家令坦家邊放牛放馬草場空地約有一百餘畝草根樹椿牛踏馬踐一時開種不得今俱丈量作地以上等處但納地蕩賦稅已是不堪況又加之田糧豈不重困哉大山長谷異制民風土俗不同故先王立政宜其民不易其俗今州主切于愛民偶未周知土俗之宜執事輩正宜直言利害委曲詳盡將必欣然從之有益於民即有益於官也一味唯諾將順竊恐山民無狀或生意外之變

未可知此關係地方不小不得不言幸勿謂我多口也

爲趙心山序　　陳良謨

吳興山水清遠毓爲人文亦既昭渡於鍾嵩門甲閥而其岩棲谷遯之倫往往有脩然而特立者益誌牒班班可攷也今年春康衢陳子訪予山中聞出詩一編以授曰此潯南趙心山氏所寄公者予雅聞心山惜未之面因備諗其人脫屣世勞負有幽致攻文善繪事尤精於醫所至名卿碩客靡弗與之傾倒者其詩歌槩盈卷帙誦之覺煙霞之味津津溢于齒頰信其有得于清遠之

助也予惟北山遁客絕南徙徑人固有山其身而不山其心者乃君蟬蛻汚濁之表顯神葆真絕無外慕始所謂胷中自有丘壑而隱德克全移文斯免矣稱曰心山不亦宜乎予亦山人今耄矣而心固自若安得若過我山堂一酹山靈以共寫山中之趣康衢歸其試爲我招之

跋趙子昻三駿圖　　　吳寬

趙學士畫三駿其二驪斑斑鱗見毛間奚官執靮安步就水草望而知爲天閑上乘已其一白微赬不受羈束

翻身仰天驟首長鳴若負其材力而趨肆者泛駕之姿也其一駢伏地作勢欲奮未果欲息未安欲駕未進始柔順利貞宜從王事者與嗟乎使好奇者相之將卻貞順爲駑駘庸人牧豎且輙笞雄姿爲雕悍也不然視雍容鑾和之器爲虛糜芻粟者矣悲夫然三駿雖殊顧其風神筋骨皆超卓與龍爲友定知非凡種也殆天産之渥洼疇德而端聖歟或貢經萬里而歸有道也有道者善御群材吾何憂

贈陸原靜序

黃綰

夫世所謂豪傑之士者道淑于爽見行高于獨成其於人也可以從可以無從從之爲苟同可以違可以無違違之爲立異蓋所歸者道焉耳夫奚求其他此君子所以見道而成行也陸君原靜其庶幾乎陽明先生如景星鳳凰夫人能知之也乃爲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其江西軍功爲冒又以其學術爲僞異說喧騰人莫敢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爲門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至吾 皇上典禮之說如日月行天夫人能知之也而當路力主

興議欲考　孝宗入爭附之雖平素號爲君子皆歙然風靡道路以目莫之敢異君乃本公羊氏說上言欲考武宗既而悔曰吾過矣吾過矣欲請改之尋以疾去迨釋服來京適修明倫大典書成君恥其言揚於冊而弗避也乃上章自訟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君君者真可謂遺衆獨立有過能改歸于道而不流於俗非豪傑之士能與此乎夫自世教弗明人以誦說爲學而弗知因心推孝即親求理徂世儒之蔽陋失變通之時宜迷謬乎心非一日矣且人

之彝極天罔墜悔悟之機自君啟之天下之失其性者孰不戚戚然而曰吾過矣吾過矣於乎蓄而習爲長而信之非信之罪也習也始而非今而覺覺而悔悔而改盛德也此君子所以見道爲有功矣歲六月吏部以君補南刑曹副郎將行過予言別書以贈之且將白君義於人人云

送陳楝塘正郎少參湖廣序　林希元

丁丑進士於今十六年矣得失升落予嘗而備已復至留都陳忠夫子始爲秋官郎何遲也惟吾忠夫敦恪冲

恬世味莫之動恒引疾以待老其有道者與去歲自刑曹轉儀部校士應天今春遂擢叅湖議亦否極而通也同年諸君榮之以贈言余役陳子復過余請曰良謨無似辱在不鄙君得終惠錫之敎言敢不夙夜服以終身余辭曰吾子靜養之深焉施不利予言祗贅爾陳子請不已乃言曰爲政有經居官有體子知之乎何謂經政教刑是矣何謂體百官所職是矣不知經不可以立政不知體不可以舉官是故古之聖王憲天立法三專並列所以舉經也樹國建官六典分治所以正體也今之

爲政居官者吾惑焉刀筆刑朴是崇先王政教弗講而
荒厥經殘矣官弗守厥常事以時禦或胥偕滑厥禮紊
矣以君求治其將能乎今子之吏湖廣厥職祀神也守
土也其經其體可不講與昔舜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宣王命召虎懐江漢曰來旬來宣夫寅
敬也直正也清潔也洗心立正以篤乎敬將之以夙夜
祀神孰先焉旬巡也宣布也巡行旬域宣布政教弗先
以刑威守土孰先焉吾子而取舜之命伯夷者以事神
取宣王之命召虎者以守土若經若體具可得矣於治

也何有夫爲治不法先王者俗也法而不至者惰也吾子敦恪冲澹不以功名撓志豈俗與惰者是故望之文闕太和名山也地靈產異神仙老氏之所宅於今尤烈襄陽峴首之闕水深土厚而民勤羊杜相繼立功之處遺風固在也吾子暇日整衣而登天柱之峯紫霄之洞則游神太淸安知不復遇乘青牛授秘術如尹喜之在函關乎磨蘚而讀墮淚之碑銘功之石則高山起仰安知叔子元凱之功不可續之將來乎陳子聞予言欣然笑曰祝我以長生進我以不朽林子愛我至哉小子不

僕敢忘隹賜之辱旣而同年諸君復促登舶余乃申備
滿篇書所言以予之

遊天目山記　　伍餘福

天目山據東西兩浙之勝岩嶤峭拔石勢崚嶒蜿蟺蜒
蜒袤亘八百餘里其分支衍派莫知紀極洞玄集所謂
三十四洞天者是也乃與安子出南門歷石虎山山其
惡其狀如虎踞忽聞啼鵑聲輒有婦去來兮之歎尋次
治干喦在午入亭而飯有錢慎卿在焉橋圯不可渡僕
夫摳衣前驅又次早谿谿與龍谿相望其水勢湯湯發

白天目相傳弘治間滁水無涯不循龍谿故道衝嚙及陸徙而溺者動以千計遂成兩谿至今渡者甚難駕筏始得渡抵五山寺寺僧合掌道左延入方丈少憩尋出山其山如五星分井排列日前及渡口父老艤舟以待遂下馬散隊而行回視谿水如沸問之或曰亦自天目來者也入孝豐縣令鄒文憲率吏胥迎入公館安予先在坐謂曰吾待子久矣次日始早行過西山巷僧者若君之渡陳安踰横坎十涉崩谿次彭宅里有孤冢如堂前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伍子曰獨不見有所謂雄

林者何也惟旁有一碑仆且泐漫不可讀志許表其墓
而未及遂過鮑湖湖皆沙石水至則爲巨浸而入貢山
正當其衝去縣三十五里上有石洞可容數百人又有
硃砂洞多紅礫前代學堂縣址猶在焉蓋四山具體之
地也先是廣若之變正倚此至待來嶺少駐日午始抵
荻蒲寺寺多竒石類武康安子嘆曰安得移置予吾家
乎遂出湯鎮而西轉茄山與安子蔭長林下下有蒼松
如虬極可愛更入金石鄉詢其故則曰黃金石尚存山
畔已而見之多蘚荔纏繞擊之有聲琅琅然又多黃色

伍子撲石而坐歎曰仙家點石爲金者誣耶其上有白
馬巖下有谿亦曰白馬互相掩映予以其巖類馬首俯
瞰深谿遂題曰自馬巖下谿而去次獨山山有梁梁有
碑將撫摩之弗果不數武轉入章村村居多章姓者盍
宋章得象裔也有章大尹珪者邀諸途鄉人更請訪赤
松洞其洞谿以深幽以邃中有潺湲聲水瀉如注石不
上而屋乳不綴而旒或叩之輒亦有聲側身處隘不可
人僅小口空洞無涯或以爲數年前有潛入不知所向
者仙耶人耶較之張果善權可相伯仲而此獨晦甚惜

之爲題其洞曰赤松劇諸石珪復入洞相遨延佇一小樓樓西面皆松篁葳蕤葱蔚而卯中編户一覽殆盡輒具山殽以款之止吾宿遂留其家焉秉燭夜飲相與談天目之勝槩如指諸掌次早涉龍谿謁神龍祠長廊短楯皆金碧貌龍爲人似有乘雲行雨之狀壓堦而觀有碑記其事相厥地勢帝山坐鎮一方中有龍宫角則降鱗則叙類非他山所能及伍子敷曰青烏家所謂王氣可以占天者其信然耶入方村村不過一二家及河干村水村更覺寥落其獸蹄鳥跡縱横道左心甚恐又過

栗村干絶無人煙疑其與塵寰相隔而天日境界至是始分矣又次長潭其水色紺且黑噴石呑沙勢若跳珠或謂龍册在焉蓋今之所謂徐仙姑者是也仙姑亦人耳而卒爲龍其事亦不經者東入別有一潭險不可涉遂止轉上大坎頭歷香坂路皆偪仄遂含車而徒且行且止發于觀我笑曰此豈蓬壺境耶何愈峻愈奇而行者不知其勞也更上龜山次茅嶺其下坂如削猿猱飲澗者挨徇不絶旁有波羅樹絜以百圍撫而盤桓進一[illegible]道忽一小亭亭四面皆屛障而風窳屛獨劇其上儼

然如畫衆皆久憇于亭而余獨先之渡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石如印纍纍可玩下此則俯而復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何限其上有小湖如練從空而落老僧引入小樓樓皆
琅玕出煙入雲變態叵測伍子曰是可以稅駕矣出而
遍觀旋復登樓猶未暮就寢夜半風戰雨颯颯有聲意
其前之行或阻蒙猴中得詩二句曰分付山靈好相待
莫教風雨滯吾行迨曉始霽似山靈之洗塵者其泉
益駛山益媚爭流疊崎大倍于昨草光花氣動盪耳目
中有和尚田僅百畝自食其力初不知石壕吏之催科

也更入大墓塘塘轉而灣爲大洋爲中溪率多回穴至是則益不得方軌與衆步行入汚塘仰見駐節廳有石如屋其上疊金鏃猶在或以爲唐李靖討叛丹陽屯軍于此是亦未可知也廿四跳正當廳前嶙峋硉矹斷崖峭壁遡出天表其下飛流濺濺波波嚙石成淵疑有蛟龍出沒莫敢誰何相傳於潛每遇大旱汲水而歸輒雨則是乃止其石如瑪瑙如琥珀如珠璣又或如浮磬有聲或如碣石有狀不可枚舉行者每動色伍子取其怪而病其難少爲延佇俯視仰挍高且深深如井底蛙眺

踉而出始入翔鳳林其上有平原一千五百丈中有兩湖湖有魚或以爲龍散子其中不可捕又有龍鬚草垂垂可愛相傳兩湖之水東通蘇湖北漸安吉吾自安吉而逆泝之信有如所傳者復過雷神宅時未雨不聞作嬰兒聲東上眉峯謁罔去仙頂數十里野燒飛灰尚餘者金剛纂動輒曳裾徐徐却立始得遊從者皆有難色且日晡有僧拉予歸安予曰登高者必忘食以是攘臂大呼衆亦競進始履其巔皆奇石石如鋸板片片重重斷而復續直者如勁仆者如眠平者如鋪欹者如倚高

者如斗俯者如鞠合者如歸鸞離者如去雁比者如弟兄敘者如賓主其中有一峯獨聳焉上薄霄漢下彤江河伍子據而坐東如臨安南如姑蘇西如宣城北如吳興皆在目前其下金牛鳳凰回龍諸山悉如蟻封而煙雲盡出其半乃嘯安子告曰自東坡死後五百年來未見有此樂者幸與子同躋天假良緣人酬宿願是亦罪世之盛事不可無作輟賦云自是神龍十二宮依然使首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都在山靈雲雨中遂題曰仙丈峯勒石而退

左右銘　蔡玘

書銘于左曰辱生于多求樂在于寡欲恬退靜重無爵而貴知止知足不盈而富書銘於右曰貪貴亡身者欲奪生也貪利殞命者財害巳也貪色喪軀者情蔽性也

復友人書　蔡玘

執事英明沉毅紆徐涵蓄峻潔之中又蒙茹納太平相器殊不多見海內豪雋敏達才辨非不森叢第器蒯少容八風易動遂與包荒不遺之訓有乖自古善弼太平孰如周公公非不欲槩用憑河取快集事但人性不齊

包荒不外此周祚所以延長也

論士氣　陸時中

余一日讀劉屏山游暑賦亂乃曰水火不爭爲變者息麴蘖不急爲醪者壞輔弼不爭爲國者敗因感時事乃作而嘆曰嗚呼其斯同之爲害乎頃者我皇上之議追尊大典也禮官執政爭以爲人後爲說而欲我皇上之後孝宗至與二三議禮者排之如讐詆之經叛弗釋廟堂之上雖爾赫怒而言者未已且從而痛哭之噫是固戇矣幾於懟矣弗可原矣然一時士氣諤諤

可畏吾　朝家猶賴有是也何也天下事有可以諍可以無諍可以無諍而諍焉得在上而失在下其蔽也狂害猶小也可以諍而弗諍焉則靡靡成風其貽禍于家國天下也大矣是失於上而併敗於下矣可乎不可乎故有國者與其得士之默寧士之狂蓋狂者迹雖似訕其心循一而默者則其意向莫可知也且狂者猶可以警而中以為他日用而靡靡者非可以警發而樹之也今也斯國可以無諍者使當諍而若是諍焉不亦我邪國之大利矣乎此愚所以重為士氣今日喜也第惜其

養之弗素用之弗善是以弗免戾耳氣之戾者識之偏也識之偏者先入者橫之也是以君子之學貴虛心而窮理雖然是氣也易為盈縮而盈縮之機又在上耳善養之則蘖而拱把拱把而合圍易也苟摧折之蹂躪之則雖合圍而躋于濯濯亦易也是以知今日崛而弗馴者曲貸而長之焉知其不為磊砢明堂之材也耶是又未可慨也慨念之哉念之哉

與張別駕書　陸時中

自去歲冬々初會于天津轉瞬兩易寒暑走自愧多病習

憫久疏問候皋悚無已邇者聞令愛矢節一事令人毛聳擊節不暇夫都婦人女子脂韋者多剛腸者少既醮而孀尚有不克令終者而況於未識面之夫僅爾許字者乎或者謂此爲迂爲過殊不知身雖未嫁而業已許之則其身乃夫之身矣擬之婦矣以嚴婦而爲嚴守奚復爲過是誠中庸之道匹夫匹婦之所駭而仁人君子之所安焉者也且聞令愛又處各幽當函計聞即潛於文繡女紅見舅姑則却其慰安莊困又令畫夫影像以爲憑藉當此多追艱苦之中而有從容周到之美雖士

君子亦所難焉者湖山之秀鍾此奇質而乃創見于尊
門豈直尊門之幸亦茗霅之光西浙女流之備他日闔
棺事定太史執筆寧不以茲爲烈女首稱矣乎雖然人
生遭此是誠大不得已焉者今日爲渠父母昆弟者正
當憫之哀之體之獎之以翼其成俟至五六十歲以受
朝廷之旌以償平生之願可也今聞執事欲令親信者
探其意之誠否要其節之始終否則欲其自盡不識誠
然否倘誠有之是誠何心哉且令愛今日此舉又非由
人勉而成者觀其焚女紅一節則其一念之真天地鬼

神可鑒而又何忍逆料之也苟逆料之是我先以不誠處之矣可乎走卧病林下始聞盛美披衣抃躍者數四繼聞此信又不覺憮然酸鼻故敢披露鄙見貢諸左右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況執事素以仁厚聞於鄉邦者乎幸惟裁察

書北山移文後

陸衍中

士君子之在天地間貴達權而適道如其不可斯固隱矣苟兆足以行則仕乃其時也仕矣又有不可則卷而懷之又其時也君子惟視義可否爲進止而何嫌于往

來屑屑也故誠在雖佛肸亦往道終不可行雖閭留而亦決於出晝稚圭之議周子當觀其出可不可然不然及既仕道行與否而不當計其一出而謂其先貞後黷也信斯言也將長往不返者而後爲難乎是致天下爲一偏一曲之士也且往來閒於道無愧雖再至三至又奚病焉山靈有知當亦有以諒我矣

書陶彭澤閑情賦後　　陸塒中

此賦雖賦與而比也託閑情以寄意也非洛神比也何者始敘淑女之美而云欲接膝以交言者欲得明主而

事之也纏二云待鳳鳥以致辭者不輕衒也頗爲某膜爲
某云云者致惓惓依待之情也而復悲云云者慮讒閭
攜貳也末叙淑女終不得見俯仰徘徊無聊賴云云者
是悲盛明難值歲月易暮而獻忠無路也結云坦蕩處
以存誠懃遥情于八遐者則安命而已嗚呼味一篇之
風旨豈能[illegible]者哉況渠序亦明爲諷諫蕭統固不解
事而東坡乃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亦失之矣以鄙意
推之不惟仕者爲然交亦有是如同人二五相應而爲
三四剛强所阻無乃非此意乎後世緣東坡一句遂以

爲誠然凡士夫間有譴情問錄卽以爲比嗚呼惧哉

鯁喻

陸時中

余嘗啜羹誤鯁一刺於嗌生之弗能去雖咽津水亦戟痛嗄嗄咆咆若不能一朝居偶憶鵬砂能化鯁咀而出之初意其許大者及出乃禾秒耳嗚呼夫以一人之身良然四體膚革充溢而顧不能當一秒耶何蹻蹻若是也壯士蝡螫且疾解腕而況于兹乎噫嘻我知之矣所據者要也昜要也尸之啓閉肉于一鍵氣之吐納關于一喉是猶兵家所謂九地之隘天門之險也一有閼閡

甚則死矣不可不愼也今引而觀之天下不猶人之一身乎九重禁密不猶身之吭嗌乎古今爲身患者外夷也盜賊也爲吭嗌患者宦寺也女寵也二者孰輕孰重若不足慮也然其禍毎加於外夷盜賊焉者何也亦居要地也彼呶呶于外者瘍耳疥耳今見夫瘍疥亟爬搔之剔治之而于斯二者雖日梗于中乃恬然不之覺何哉玩之也天下所最患者玩之弊也玩則習習則無忌無忌則彼將以清淨嚴謐之府爲作好作惡之場汚穢狼藉無所不至矣由是釀成疽癰內食吾髓而吾君之

肌日以羸瘠中外醫工雖爾皇皇然以在君喉嗌莫可措手又重慮吾君不吾信也恐忠未及展而禍隨之徒抱術于邑而已嗚呼事勢至此不亦大可痛哭也耶或甘然則聽之歟必決之歟曰聽之非吾臣子之用心決之亦勢有所不可按古方書有一大方焉惜是方也三代以下皆莫之能行雖號一二通醫大家亦獵其影響莫克奏績此吾所以重于言也恐聞之者駭而言之者徒爾也大方者何周官女御宦寺各有司存而其去留黜陟一統于冢宰是方一行吾見內痼潛消諸疾並去

而吾君享億萬載岡陵之壽矣不亦希世之奇劑拔本固元之大丹矣乎余因病餘而推論至此亦烹鮮喻治意也醫國者其試思之

送嚴溪亭先生考績序　　施侃

自周孔沒而天下之士全體闕折仁義之用塞煦媮者窘靡角戚奪者刻核深茲非謂厚仁薄義若與噫才其不全也而欲求治於古亦難矣哉潮之溪亭嚴先生有室一壓鄙雙之林蓬居而藿食日與其徒說天地生生化化與其所以生生化化之理反而合之不身悖時朝

夕于側者未識其忩遽苟且之色雖脫粟不繼亦俞俞焉談詠不休正德十六年謁選天曹受分宜以歸咸謂分宜人勤苦而寡殖悍訐而多爭夫子之爲之也猶責鸞翼以搏鼪璠璵而錯諸也柰何或曰不知其出當觀其處夫子之處其道備矣出何憂焉先生遂不顧內不擾外褁糧獨往凡所施設勿戾其初務以生化爲重稍有芽蘖其法者必湔刷之殆盡常賦之餘不令横出一錢豪奪吏皆噤不得逞踰之三年民皆殷殷屯屯外遠荒僻之處亦重畏法不忍欺於是其省之撫巡蕭杲深

治者則必曰分宜閩越八州之大夫士往來是境覩治者亦必曰分宜是故分宜名浦江之南矣侃惟夫子之出也幾乎其少之道之全也夫子其教我已乎或云六子華衆譽之口抱獨成之行兹考績於朝也將大之矣侃曰則公避而東也固不虞王之郊迎也孔子之爲乘田爲委吏亦詎知他時爲司寇哉自今觀之周公不得居攝孔子不爲司寇于周孔也奚害侃唯夫子道之全而果於所用也故樂與知已者言之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祝允明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
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爲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
嚴時承旨老矣音辭宛惻讀之可爲興感不知當時本
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讚歎致謝
云云皈依之誠尤爲迫切本之徒未定通作一卷今歸
黃蘗東閣以相示余謂三十咸從菩薩地來所謂應以
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會乃如此今皆還
淨土矣學士夫人不能釋然於現在之時乎乃爲勘破
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娑移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

而已也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祝允明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為盤中舞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別駕所按與之諧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漁陽之鼙鼓不奪在羽衣一婆娑也吾惜楊玉環受誣已久漫因錢吳興為一舉未減之手

施處士哀辭　　祝允明

施處士以其道昌其生安其死於吳與死後子起家進

士將崇廻於時其學將儼然樹丕暮弘勳一驅古人列處士於是食亭不可量矣其本道自茂哉處士適於淵阿雖持賦集政於公縣縣官辟之事已翛然去曾不終列一主捕魚司水防吏曷道之云謹身而剛亮有執於其家孝孝弟弟慈慈鄉則賦平惠流焉此天之能政者何必政於笏綬中曰道乎哉夫以道既行不罪於天則可哀以道可政於笏綬而否亦可哀哀其道不哀其身人誰其不死如哀其身則進士之道也爲進士友并爲哀其哀亦無傷哉處士名恭字恭進士名儒字聘之吳

祁祝允明爲辭

乘高明兮履中直展貞亮兮洞堅特旣與莫兮又坦乎施於家兮奚爲政長願其爲幼兮卑順爲將内不怨兮外稱仁誼蘭馨兮操松茂剛柔節兮玉弦宜壽厥不壽兮哀則那孤之舊兮傷如之何孤志學聖兮尚賓王政由求兮文偃商教誠善兮躬自道道曷哀兮哀孤孝哲湯湯兮靈瀰瀰弁蒼蒼兮天目天倚魂爲山兮氣爲水儼深高兮共無止我有哀兮哀有辭公知不知兮知將我嗟蹇謗謌兮徒嘘唏

魏公羅巾銘 趙魏公孟頫與先總管友客館余家時所留 祝允明

胡爲油油乎霽霄之青胡爲縝縝乎氷蠶之經公之衣公之儀儀先乎首其藏惟友而余是守守之守之非其友斯焉取斯

放鯢鯢說 凌震

行小子將以鯢鯢烹者余命以鱺易之弟子惑乃爲爲之說曰放者魚不若昔之舍牛者哉夫人至老耋而死湯火之其人受誅魚待其期然後鼎俎何不可也書春秋禮記用牛者多未聞以觳觫憐且釁鐘猶可假使臨

郊壇入太廟牽牧之際其牛觳觫宜如何也孟子猶許之曰王仁固有在夫益加之齊宣之上置之西巴之下而當者斯舉也弟子之惑遂解

送太白山人歸隱苕溪序　　袁　仁

太白山人孫姓一元名太初其字秦人也居關中時常棲太白之顛故稱太白山人山人善詩有俊才嘗游湘漢歸衡嶽逾河涉渭登岱岳南適吳會止焉山人抱奇倜儻一世世人未之奇也獨吳越人善山人又善山人之詩爭禮邀數數致餽山人初憩虎林往來南屏靈隱

之間名馳海內操觚者悅其雅逃禪者悅其放經世者悅其通余頑鈍無所知識山人獨善予時時過武塘輒棲止予家菜羹蔬食久留不厭也友人施徵君爲山人聘筮龍田結廬苕溪之旁于是山人有定止矣建業劉士龍生戚徙居湖與湖陸吳二生結社號苕溪五隱初山人與余輩締詩社歲強半駐余家今湖社方新余載酒送之舉觴觴之曰吾完吾性吾任吾情絕有雕鏤便掛本色爲我謝諸君袁生巳不能詩矣

祭太白山人文　　張浩

嘉靖二年三月四日貞溪子張浩謹掇蘋采藻灕水注觴祭于太白山人之墓曰嗚呼傷哉我太白山人也若離群之鶴獨立昂昂將凌風以軒舉聊斂翮而彷徨望其風神者但知其爲神仙之侶而竟莫測其中之所藏豈其自負豪傑行與世而齟齬故欲枕流漱石秘名姓而莫彰朝陟南屏之巘夕泛西湖之航拍肩洪崖執袂子房或騁雄談則江吞海吐或呈高詠則玉振金鏘烟霞接迹風雨對牀以杖以屨以奕以觴盞將結百年之知已也胡爲乎吊山人于草莽寂寞之場眞以古今爲

旦暮以世事爲夢幻廼歸休于無何有之鄉蘭閨不足
縈蕙帳庸何傷蒼黃非中道而變嬰姹亦蟬蛻而翔此
則山人之不可及者蒜非尺寸之可量雲棲兮石洞水
歸兮扶桑朝暾兮在戶夕月兮在梁覽山人之圖畫誦
山人之文章則固若笑若言于羹于墻也過其墓隧奠
以酒漿四顧無人有淚沾裳嗚呼哀哉尚饗